

晉

略

卷六

晉略列傳十八

周訪

周訪字士達汝南成人也漢末避地廬江之尋陽至訪四世訪少

沈毅謙讓周振窮乏家無餘財爲縣功曹重散吏陶侃薦爲主簿以

女妻其子瞻情好彌篤廬江陳訓善相人謂訪與侃目二君皆位至

方岳功名略同但陶得上壽周得下壽優劣更由年耳察孝廉除郎

中上甲令皆不之官元帝爲鎮東大將軍命爲參軍時有與訪同姓

名者罪當死吏誤收訪訪奮擊收者數十人皆散走自歸元帝帝不

之罪尋以爲揚烈將軍屯尋陽之鄂陵與甘卓趙誘共攻華軼連破

軼將馮逸王約傅札朱矩遂禽軼斬之江州平進振武將軍尋陽太

守加鼓吹曲蓋建興三年與諸軍征杜弢弢作桔槔打官船訪作長

岐棖以距之賊從青艸湖密抄官軍又遣杜弘張彥攻殺臨川內史

謝摛遂陷豫章焚城邑王敦時鎮溢口遣督護繆隨李恒受訪節度

賊衆數倍訪訪中流矢折兩齒形色不變力戰斬彥會日暮各罷訪密遣人如樵采者而出結陣鳴鼓復來大呼左軍至士卒皆偁萬歲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訪語諸將曰賊以夜退旦日知我無救當復還宜促渡水北旣渡斷橋訖賊果至隔水不得進遂歸湘州訪率舟師進指湘城財達富口而發遣杜弘出海昏溢口騷動訪步上柴桑偷渡與賊戰斬首數百賊退保廬陵追敗遂圍之弘擲寶物城外以餌軍乘亂突圍奔臨賀進龍驤將軍王敦表爲豫章太守加征討都督封尋陽縣侯梁州刺史張光卒愍帝以侍中第五猗爲征南大將軍通鑑作南將軍安監荆梁益寧四州荊州刺史出自武關賊帥杜曾等迎猗于襄陽遂聚兵數萬與猗分據漢沔敗元帝所授荊州刺史陶侃于石城攻平南將軍沔北都督荀崧于宛不克引兵向江陵王敦使其從弟廩代侃爲荊州侃將鄭攀等怨侃見代結會拒廩廩屯揚口不得進建武元年敦使武昌太守趙誘襄

陽太守朱軌陵江將軍黃峻等助廩曾聞之懼僞降于廩且請擊猗
于襄陽以自贖廩信之將赴州留長史劉浚守揚口竟陵內史朱伺
諫不聽伺字仲文安陸人吳平徙江夏有勇力口訥不知書爲江夏
別立縣遂割安陸東界爲灔陽而貴焉陳敏反陶侃鎮江夏以伺能
水戰曉作船署爲左甄據江口破敏弟恢封亭侯領騎督西陽夷掠
江夏太守楊珉請諸督將議方略伺獨無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
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唯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輒勝
答曰兩敵共對唯當忍之彼不能忍我忍是以勝耳永嘉中石勒
破江夏伺與珉走夏口陶侃來戍伺依之加明威將軍從破杜弢箭
中脰色不變戰益力賊敗還長沙追至蒲圻不及而返加威遠將軍
建興中平劫賊陳聲等二千餘家加廣威將軍領竟陵內史王廩代
侃爲荊州侃將鄭攀等拒廩使告伺伺稱疾不行廩將西上留劉浚
守揚口伺謂廩曰杜曾猾賊誘官軍使西必兼道還襲揚口宜深防
之廩性矜厲自用謂伺老怯不聽曾果馳還乃遣伺還救伺財至壘
即被圍北門危急浚使伺守之或曰伺與攀同謀將叛矣乃使守南
門賊知之攻北門伺常所調弩忽槛不發惡之北門陷伺被傷退入
船初浚開諸船底以木掩之名爲船械伺入船賊擿以鋏伺接鋏反
擿之賊走上船屋呼其黨大集伺從船底沈行五十步乃免創甚卒于甑山

曾還襲揚口廩退保甑山

誘等與曾戰于女觀湖大敗誘軌皆死曾乘勝徑造沔口元帝命訪

之乃使李恆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自領中軍高張旗幟以待之曾畏
訪先攻左右甄訪自于陳後射雉而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
敗鳴六鼓趙胤領其父誘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馳告訪訪怒
叱令更進胤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自行酒飲其
選士八百人敕不得妄動賊未至三十步親鳴鼓起士士皆騰躍奔
赴曾遂大潰死者千餘人夜追之諸將請待旦訪曰曾驍勇能戰向
者勞故克之不乘其衰安可滅也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走武當廩
乃得至州論功遷南中郎將督梁州諸軍梁州刺史屯襄陽謂其僚
佐曰城濮之役得臣未死晉文猶有憂色今不斬曾難未已也太興
二年又擊破之其將馬雋執曾以降并獲第五猗訪以猗中朝所授
加有時望乃斬曾而送猗于王敦且白敦勿殺敦竟斬之初敦患曾
難制謂訪曰禽曾當相論爲荊州時荊州刺史王廩多殺前刺史陶
侃將佐爲士民所怨怒上下不安帝聞之徵廩爲散騎常侍用訪代

之敦素忌訪威名從事中郎郭舒又說敦曰鄙州雖荒僻然用武之國不宜假人訪爲梁州足矣敦乃自領荊州加訪安南將軍餘官如故訪大怒敦手書譬釋遺以玉環玉盤訪投諸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說邪訪善撫士卒衆皆爲之致死知敦有不臣之心私常切齒務農訓兵陰有圖敦之志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患之而不能制終訪之世敦逆謀不敢發訪欲宣力中原故與李矩郭默深相結以河洛爲己任未遂而卒年六十一帝哭之慟贈征西將軍謚曰壯

陶侃

陶侃字士行鄱陽人也父丹吳揚武將軍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侃少孤家貧母湛氏丹之妾也紡績資侃使交勝己侃爲縣吏監魚梁以一坩鮓遺母母封鮓還侃以書責之鄱陽孝廉范達過其家母截髮佐供具雖僕從亦過所望達去侃追送百餘里達言諸廬江太守張夔召爲督郵領樅陽令有能名遷主簿察孝廉除郎中伏波將軍

孫秀召爲舍人出補武岡令迄太守呂岳棄官歸劉弘爲荊州辟南
蠻長史與荊州長史應詹俱爲弘所重弘嘗言曰吾昔爲羊公參軍
羊公謂吾當居其處今觀二長史他日必繼老夫矣論討張昌功封
東鄉侯邑千戶拜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母憂去職江州刺史華軼
表揚武將軍使屯夏口以兄子臻爲參軍時元帝鎮江東與軼不平
臻懼難作託疾歸侃遣還軼臻遂東赴元帝帝大悅命爲參軍加侃
奮威將軍假赤幢曲蓋輶車鼓吹侃乃告絕于軼遷龍驤將軍武昌
太守劫盜斷江路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獲數人西陽王羕之
左右也侃索餘賊且逼羕以兵羕縛帳下二十人送侃斬之盜遂絕
流亡歸者屬路侃竭資振給而立夷市于郡東大收其利初巴蜀流
民布荆湘間數爲土人所侵苦蜀人李驤殺樂鄉令以反醴陵令杜
弢散財募士擊破之弢字景文成都秀才避地南平太守應詹所禮
重也杜疇反湘州時弢已去官在長沙疇以弢鄉里推爲帥弢遂自

偁梁益二州牧平難將軍湘州刺史南破零陵東攻武昌殺長沙太
守崔敷宜都太守杜鑒邵陵太守鄭融敗廣川刺史郭訥荊州都督
王澄澄雖敗無懼意日夜縱酒博奕上下咸怨既而自將拒弢故參
軍王沖據江陵以叛澄奔尋陵懷帝永嘉六年也元帝聞之代以周
顓顓始至而建平流民傅密等叛迎弢弢別將王真襲沔陽顓狼狽
走潯水于是征討都督王敦督侃與周訪甘卓共討弢愍帝建興元
年侃使明威將軍朱伺救顓弢退屯冷口侃度弢必步向武昌乃自
徑道還郡以待之弢果來攻使伺逆擊破之弢遁還長沙獲其輜重
遺參軍王貢告捷于敦敦表授使持節寧遠將軍南蠻校尉荊州刺
史領西陽江夏武昌三郡太守鎮沌口貢還至竟陵矯侃命以杜曾
爲前鋒大督護通鑑作都督擊斬沖降其衆侃召曾曾不赴貢懼遂與曾
叛破侃督護鄭攀于沌陽敗朱伺于沔口侃欲退入潰中部將張弈
詭說曰賊且至柰何動衆侃惑之賊至弈亦叛賊鈞侃所乘艦侃窘

急走入小船朱伺力戰僅而獲免坐白衣領職率諸將擊破弢得復官二年徙治林障爲弢將王真所襲奔潯中周訪救至破走真三年復與甘卓討弢弢數敗請降南平太守應詹啓呈其書元帝使前南海太守王運受之拜巴東監軍而侃等攻之不已弢怒殺運復反使王貢率精銳三千出武陵江誘五谿夷以舟師斷官運徑向武昌侃使鄭攀及伏波將軍陶延夜趣巴陵掩其不備斬千餘級降萬餘口貢遁還湘城弢疑殺張弈衆懼多降他日貢挑戰侃遙謂曰弢爲吏盜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爲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邪貢初橫脚馬上聞侃言斂容下脚詞色甚順侃知其可動復令諭之截髮爲信貢遂來降弢亡去莫知所在克長沙降其將毛寶高寶梁堪而還乘勝圍杜曾于石城曾多騎兵密開門突侃陣出其後返擊之死者數百人王敦本欲用其從弟廩爲荊州因是左轉侃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侃見敦武昌將吏鄭攀等請留侃敦不許諸將以侃甫立

大功而更被黜廩又忌戾難事遂西迎杜曾以拒廩敦疑侃所使留

將殺之諮議梅陶長史陳頌諫曰周訪與侃嫵親如左右手安有斷

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素憚訪乃留其子瞻爲參軍而遣之侃

至豫章見訪流涕曰非卿外援我殆不免本傳侃破弢將還江陵欲

詣敦別皇甫方回朱伺諫

不聽敦果留侃左轉廣州周訪傳杜曾破陶侃于石城攻荀崧于宛

皇甫謐傳方回避亂荊州未嘗入城府侃每著士服造之望門輒下

敦以廩代侃遷侃廣州侃將詣敦方回諫通鑑載石城之敗于平弢

後轉廣州前而以侃至敦所爲自陳敦留不遣左轉廣州按方回尚

不入城豈反從軍侃必回鎮方回始得諫且侃不回鎮安得有石城

之戰若無石城之敗敦亦何辭而左轉之石城旣敗左轉有辭亦不

須留之而後轉且侃將佐詣敦請留敦之轉侃在侃未至武昌前明矣

初王澄被徵過敦爲敦所殺澄字平子琅邪臨沂人衍之弟也少歷顯位案遷成都王穎從事中郎發

穎嬖人孟玖姦私穎竟誅玖穎敗爲東海王越司空長史以迎大駕

功封南鄉侯遷建威將軍雍州刺史不之官惠帝末衍白越以爲持

節都督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縱酒不親庶事京師危逼將赴難而

節柱折會王如寇襄陽澄前鋒至宜城遣使詣山簡爲如黨嚴嶷所

獲嶷軍中訛言已破襄陽獲山簡而故逸澄使使者歸告澄澄大懼

散衆還既而恥之託糧運不贍委罪于長史蔣俊斬之王沖叛澄留

杜蕤守江陵自遷孱陵尋奔沓中被徵爲軍諮祭酒澄名素出敦上

及是遇敦猶以舊意相侮敦怒而殺之澄將王機懼禍自以父兄皆嘗爲廣州就敦求

之不許廣州將溫邵等背刺史郭訥迎機機至訥部曲皆降訥懼以
州讓機交州刺史顧祕卒州人推其子壽領州事督將梁碩攻殺壽
迎立陶威爲刺史威尋卒機自以盜據廣州懼敦致討乃使使詣敦
乞交州敦欲用機討碩乃論降沒故將杜弘功轉機交州至鬱林碩
迎前刺史脩則子湛領州事以拒機機不得進遂與杜弘溫邵及交
州秀才劉沈謀復還據廣州侃至始興或請留察形勢侃不聽直至
番禺諸郡縣皆已迎機矣宏請降侃知其詐許而備之弘率輕兵至
知有備而走追破之禽沈斬機諸將請乘勝擊邵侃笑曰吾威名已
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足爾下書諭邵邵惶北走追獲諸始興
弘奔武昌州境悉定論功封柴桑侯邑四千戶侃在州無事朝運百
甓于齋外莫連于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
不堪事耳元帝太興元年進號平南將軍加交州都督永昌改元王
敦反梁州刺史甘卓約侃共討敦詔侃領江州以躡敦後侃使參軍

高寶將兵北下未至而敦入京師爲丞相寶引軍還敦復令侃還廣
州加散騎常侍交州刺史王諒承敦指收湛及碩湛見殺碩發兵圍
諒于龍編明帝太寧元年侃遣兵救諒未至而諒沒侃將高寶攻碩
斬之交州亦定加領交州進號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次子
夏爲都亭侯三年五月遷征西大將軍都督荊雍益梁四州通鑑從本紀有
湘無益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鎮江陵侃恐寧州刺史王堅不能禦
李雄表零陵太守尹奉代之成帝咸和二年十一月蘇峻反明年正
月江州都督溫嶠救京師次尋陽侃遣督護龔登受嶠節度二月京
師陷侃子瞻戰死四月嶠遣督護王愆期邀侃赴難侃內憾不與明
帝顧命又見京師已陷峻方挾天子號令如王敦故事乃報嶠曰疆
場外將不敢越局並追龔登令還嶠復致書詞旨鄭重且以殺子激
怒侃侃妻龔氏亦固勸爲瞻報讎侃乃赴難四年二月事平還江陵
三月論功進侍中太尉封長沙郡公增邑三千戶加督交廣寧三州

湘州刺史卞敦不赴難侃劾敦敦病卒敦字仲仁弱冠仕州郡辟公簿出補汝南內史元帝鎮建鄴請爲軍諮祭酒不就爲山簡征南司馬監沔北七郡軍領江夏相征杜弢有功賜爵安陸亭侯王敦請爲軍司拜太子右衛帥除征虜將軍徐州刺史鎮泗口石勒入寇退保盱眙賊勢遂張淮北郡縣多陷沒貶秩三等徵拜大司農轉尚書封益陽侯徙光祿勳出爲安南將軍湘州都督刺史義軍討峻敦使督護以數百人隨大軍而已被侃劾徙廣州以疾不拜徵爲光祿大夫領少府湘州罷入荊州侃移鎮巴陵郭默殺劉允誣以反送首于朝以憂卒湘州罷入荊州侃移鎮巴陵郭默殺劉允誣以反送首于朝輒自領江州五年正月朝廷因授之侃發兵討默默致賂且寫中詔呈侃侃參佐皆曰默不被詔豈敢爲此侃厲色曰國家年小政不出匈懷劉允朝廷所禮雖方任匪才何緣猥加極刑郭默驍勇所在暴掠以大難新除威網寬簡欲因隙會騁其從橫耳發使上表且與王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卽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答曰默居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其有地一月潛嚴足下軍到得以風發相赴豈非遼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省書笑曰是乃遼養時賊也侃兵至默出戰不利嬰城自守侃惜其驍勇欲活之遣

郭誦說之默欲降其將宋侯張丑恐見誅持默不聽出庾亮以兵會

侃攻益急侯縛默及丑以降侃并斬之詔侃兼督江州領刺史侃又

移鎮武昌命張夔子隱爲參軍范達子珧爲湘東太守辟劉弘曾孫

安爲掾表論梅陶史文如此事不明意者陶以敦故被禁錮而佩表雪之歟諸事蓋非一時史家類記耳凡微

時所荷一滄咸報七年四月趙將郭敬陷襄陽秋侃遣子斌與南中

郎將桓宣復襄陽宣譙國銓人也史失其字爲元帝丞相舍人譙塢主張平自稱豫州刺史樊雅自稱譙郡太守衆各數千人元帝轉宣參軍使說平雅皆受節度帝皆加四品將軍使扞

北寇南中郎將王含請宣爲參軍祖逖北鎮遣參軍殷乂詣平雅乂輕平平殺之阻兵歲餘逖以計殺平而雅據譙不能下含遣宣將五百人助逖復使說雅下之石勒別將圍譙含又遣宣救譙會賊已

退節留助逖討諸不服者遷譙內史逖卒弟約代鎮將棄譙南奔壽春宣固爭不從遂失陳留約從蘇峻反宣諫不納遂拒約投溫嶠賊

平宣居武昌子戎爲劉允參軍郭默之畱戎復事默侃討默使戎求救于宣宣爲許之而使戎迎侃侃上宣爲武昌太守遷沔中監軍

南中郎將江夏相襄陽平侃使鎮之以其淮南部曲立義成郡懷初

附勸農桑簡刑罰略威儀常載耒耜于輶車或親耕穫以率其下十

餘年閒石虎再攻之每以寡弱拒守虎不能拔侃卒庾亮代侃以爲

前鋒都督平北將軍司州刺史石虎使七千騎度沔攻宣三面爲地

道宣選募精勇出不意殺賊數百賊乃退走宣獲其鎧馬其衆久之率衆逾沔收南陽諸郡沒賊者八千餘人以歸庾翼代亮欲傾國北

伐更以宣督司雍梁三州荊州四郡梁州刺史封竟陵縣男翼遷鎮襄陽命宣伐石虎將李驥于丹水兵敗貶號建威將軍移戍峴山遷鎮南將軍南郡太守十一月進大將軍加殊禮固讓不受明年三月未之官發憤病卒寧州刺史尹奉以州叛降成惠帝末西南夷叛寧州頻歲饑疫死者
 圍城刺史李毅疾病救援路絕乃上疏言臣不能式遏寇虐坐待殄斃若不垂矜恤乞降大使及臣尚存加臣顯戮若臣已死陳尸爲戮不報積數年毅子釗自洛往省未至而毅卒毅女秀明達有父風衆推秀領州事秀獎勵戰士嬰城固守糧盡炙鼠拔艸爲食伺閒破夷永嘉元年釗至州州人奉釗領州事釗遣治中毛孟詣京師求刺史屢上奏不見省孟曰君亡親喪幽閉窮城萬里訴哀不垂愍救既慚胥包無哭秦之感又媿梁妻無崩城之驗存不若士乞賜臣死朝廷憐之乃以魏興太守王遜爲寧州刺史南夷校尉而詔交州刺史吾彥救釗遜字劭伯魏興人四年到官表釗爲朱提太守遜惡衣菜食披荆棘收離散以威嚴爲治誅反側及豪右不奉法者數十家征伐諸夷俘馘千計獲馬牛羊萬計州境遂安遣于涪勸進江左賤爵公遜以地勢形便請分牂牁爲平夷朱提爲廣南建寧爲夜郎永昌爲梁水又改益州郡爲晉寧成將李驥既下越雋漢嘉遂渡瀘入寇遜將姚崇爨琛與戰堂狼大破之追至瀘水溺死者又千餘人師還遜以不能窮追鞭崇囚諸將怒不可解腦裂而卒謚曰壯是歲太寧元年也州人立遜中子堅行府州事詔即授之三年侃表用尹奉初蠻刺殺量渴遂降咸和二年正月成入寇朱提太守楊術與戰敗死臺登四年侃加督寧州七年十月成李壽明年六月侃卒年七十六贈入寇八年三月奉降于成遂失寧州

大司馬謐曰桓侃聰敏勤吏職重農務本督察盜賊法令甚嚴所至之處家給人足在軍四十一年終日斂鄰危坐手倉書疏引接疏遠門無停客飲酒有定限佐吏因餘歡勸少進侃悽然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也采聽舊俗發姦擿伏有趙廣漢之風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侃取其戲具投之江將吏則加鞭朴曰擣蒲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法言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綜理微密嘗作船竹頭木屑舉掌之後皆得其用疾篤將歸軍資器械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分印倉庫自加管鑰以付司馬王愆期公私充實妾媵數十家僮千餘珍奇寶貨富于天府有子十七人瞻死蘇峻之難世子夏爭財殺弟斌瞻子弘襲爵再傳綽之延壽宋受禪降爲侯初武昌北岸有邾城或請分兵鎮之侃不奮言者不已侃乃渡江行獵因語之曰設險禦寇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

命必將引寇且吳時此城守兵三萬無益江南適虛內計若羯虜有
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其後庾亮戍之果大敗吾友包世臣曰平
寶之敗自緣不救
非邾城不可守也呂文煥以無救失襄陽豈襄陽亦不可守乎守江
不如守淮豈有畫江而爲守者且黃州武昌江面至狹對岸可聞呼
聲安得謂內無所倚蓋侃自移鎮巴陵已無北問中原之志故不欲
開釁飾詞以拒言者耳按當日重門之險在于壽春東連彭城西引
潁川所謂守淮實在于此若邾城之于武昌正如樊城之于襄陽耳
得之不足以進取棄之不足以養寇設若北寇懸戍邾城中經冥厄
饋運不通前阻長江攻取不便亦何異曹休挂車之敗哉故謂毛
寶死于不救非死于邾城之不可守是也謂守江必守邾城非也
論曰史稱侃夢翼而登天天門九重已登其八折翼而止是以季年
懷止足之分近于誣矣稽蘇峻之誅而嚴劾卞敦致杜弢復反而欲
降郭默觀其指趣蓋功名之士乎拳拳節飲而忘封鮓之訓是以啓
手之日釁起鬪牆然而荆湘交廣變難迭出崎嶇百戰蹶而復振卒
能底定厥功懋焉雖失寧州所謂鞭長莫及必欲以尹奉沒蜀累知
人之明斯亦責人無已者也